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上塵天影
第四十四回 制燈虎雅伎逞才華 讀駢文侍兒改碑記

卻說秋鶴、蓮民正在辨論教派，忽聽院外一片聲嚷，大家走出去看時，已有數人立在那裡指著西北角道：「有賊已經逃過園外去了。有幾個園丁照了諸葛燈追到那裡，見那裡一株梧桐，幾株小柳樹，這個人從樹上接腳過去的。」蓮因、湘君也在那裡說這個賊膽大。此時已經來了，凌霄問道：「是誰見他？」舜華道：「小丫子小圓到白姑娘房裡取東西，聽得庭心裡響，一照，恰是一個人，就喊起來，小圓嚇軟了。眾人進來，他已經開了後門出去了。看他從西北首牆上過去的。那邊兩株樹很不好，明兒叫人鋸去了。」柔仙道：「那邊更屋裡上夜的人死了麼？」湘君道：「時候早極，他們還沒到班呢。」此時凌霄向園丁取了燈，跳到牆上一看，不見什麼，還有幾個人在路上行走。看官知道，那碧霄的劍術，本來可以制服的，此時何不用呢？原來有兩個說頭，一則是韜光匿影，二則現今因懷了身孕，使不出這個飛劍來。因此柔仙請他去擒，碧霄只是笑著，湘君已是算出這個賊來了，知道裡頭還有別的緣故，所以也假意隨眾附和，不便明言。蓮因為近日動了情緣，反不及湘君的神算，這且不表。且說眾人趕了一回，空無所有，各自回去。秋鶴、蓮民也回彩蓮船。這個信傳到幽貞館，次日午後，韻蘭親來看了一回，命把牆腳邊高樹一律斫去，申飭上夜看守的人，這地方不許脫人看守，吩咐畢，到花神祠來。眾工人見是園主，大家立於起來。秋鶴、佩纓也從督工處出來迎接，韻蘭笑道：「你兩人同我去看蓮民捏像。」說著，便走。三人同到後廂房，見蓮民正在捏倚虹的像呢。各人的像都已告成，一個個供在長桌上，不過玉成、月仙、馬利根、小蘭四個像未做，內殿上漆工五六人漆供像的木龕子，同太太的長生位。蓮民起身笑道：「污手不能奉陪，請姑娘隨意賞鑒，像不像？」韻蘭逐一細看，無不栩栩如生，惟妙惟肖，只少得一口氣兒。佩纓、俊官都是立像，佩纓穿著淺藍百福鑲邊襖，葵黃點朱月華邊散管褲，閃金元羅繡花蓮瓣大腳鞋，挽著一個盤雲髻，兩枝金玉簪，手中執著一枝萱花，微微欲笑。俊官穿著淡綠百壽鑲邊衣，妃色點墨月華邊散管褲，鞋子也與佩纓一樣，換了閃銀顏色，捧著一個小瓶，瓶裡種著珠蘭。韻蘭自己的像，上身穿著石青龍鳳錦金八寶鑲女宮袍，鵝黃團鶴堆錦闊邊散管褲，大紅嵌寶朝裙，珠穿嵌寶風頭小繡鳥，騎在一隻仙鶴背上，頭上戴著一個金鳳冠，旁邊蕙蘭各一盆。其餘各位姑娘衣服妝束，有雲龍捧日的，有丹鳳朝陽的，有鸞鶴乘霞的，有萬花獻瑞的，顏色亦各有不同，都是自己點的妝束。其中文玉、雙瓊、燕卿、珩堅四個人最為華麗，雪貞、素雯雖非孝服，恰是一身縞素，掃盡鉛華，湘君蜜色衣服，蓮因尼姑打扮，頂著觀音兜，翠雲瑤光水田衣，一品佛光褲，惟碧霄身著玫瑰紅提金八仙窄袖錦雲襖，竹根青霞嵌垂龍小管褲，品藍緞鑲管，縛了管腳，垂著兩條回須錦褲帶，穿著百繡小蠻靴，獨立著，背上雙劍，戴著一個小涼笠，頂心露出一個盤雲髻，執著一枝梅花，一種神情，直欲凌風飛去。珊寶妝束不樸不華，風流名貴，秀蘭衣服清潔雅淡，妙造自然，玉田日本妝束，插著一柄倭刀，幼青、雙瓊、萱宜梳了雙鬢，稚氣可掬，素秋、喜珍落落大方，一種花神裡頭，除韻蘭外，惟珩堅、素秋、喜珍、燕卿、珊寶五人穿著裙子，其餘都是無裙，各人各執著所司的花。凌霄也是學著碧霄的立像，腰間掛著劍，插著旗，頭上兩根雉羽，宛是戲裡頭的樊梨花。柔仙、霞裳，盈盈欲語，楚楚可憐，真個虧得蓮民妙手，揣摩他們的神情，斟酌得千姿萬當。韻蘭看了一回，笑道：「倒也虧他，但是我這個像，我當日點的妝束，並沒這等華麗，我叫秋鶴斟酌，真個胡鬧了。」佩纓指著秋鶴笑道：「是他叫蓮民塑得這樣，說姑娘既是總主，要華貴些方稱。」韻蘭笑道：「如此僭妄，恐怕人家議論。」秋鶴笑道：「上司都知道了，這個祠並非我們私建的淫祠，怕他怎麼？」韻蘭也不復多說，再向各工看了一回，吩咐幾許話兒，方才出來。秋鶴怕韻蘭足乏，早命人去幽貞館取了小藤椅轎來，韻蘭便坐了。另有四個丫頭昇了回去。光陰易過，瞬屆中秋。芝仙得了浙江轅門抄報，補授了天台通判。子虛自是歡喜，就有到公館賀喜的人，車馬如雲。芝仙便打點先行動身到浙江上司衙門叩謝，稟請飭知著於九月十二日赴任接印。中秋前一日，幼青請園中姊妹預賞中秋，歡聚一天，直到半夜方才散席。中秋日，珊寶、秀蘭在延秋樹公請月仙等一班姊妹做了幾許燈謎，備好筆墨詩箋花粉香水書籍，秀蘭、珊寶做主人，擬的燈謎，有深有淺，當中放著二尺來寬三尺來長一架燈屏，把燈謎都黏在上面。佩纓因花神祠告竣，在那裡收工，到得最遲，見燈屏上還有謎條兒，寫的是：

一榜盡賜及第 紅樓人名二
還清帳目 六才一
不怨天不尤人 四子一
月圈兒 六才一
今日俸錢過十萬 四子一 解鈴格
水晶卵脬 禮記一
明主 水滸名一
信 四子一
草色遙看近恰無 藥名一
汕
戲名聊齋目各一
火燒赤壁
詞牌一
屈指歸期會玉人 詞牌一
百川歸作一江流 字一

燈屏前雙瓊、雪貞、珩堅、素秋、柔仙、蓮因、湘君、月仙、幼青、文玉都立在那裡猜，韻蘭睡在美人榻上，秋鶴立在旁邊替韻蘭指手畫腳的說話，燕卿同蓮民倚在窗前剝栗子吃，碧霄、凌霄長篇一大論的講筆躍技藝，素雯、舜華、月紅、幼芳點著一個兔兒燈在地下拽著玩。佩纓笑道：「來得遲了，好燈謎都給你們打去了。」月仙、文玉正在屏前指划，因笑道：「佩纓姊姊快來猜，這個月圈兒找西廂一句來。」佩纓走去看了，笑道：「倒難想呢。」文玉忽然說道：「有了。」因揭了下來，交給秀蘭，說：「可是圍住廣寒宮？」秀蘭點頭，送了花紅彩頭。佩纓把屈指歸期會玉人一條揭交珊寶道：「好事近！」珊寶點頭稱是。佩纓道：「不怨天不尤人亦運而矣已。這個恰不甚好，兩分都得了彩。」月仙揭了鑲字說：「這個恰好，是否潑水成仙？」秀蘭、珊寶點頭稱是。月仙因得了彩，雙瓊揭了還清賬目一條說道：「一筆勾。」珩堅揭了一榜書賜及第，說是同喜同賞，好個謎面。雪貞揭著今日俸錢一條說道：「可是夫微之顯麼？」珊寶笑道：「不差。」珩堅贊道：「好個夫微之顯，解鈴格解得有趣。」素秋笑道：「一個點了庶常，一個補了通判，便得意到這個分兒！」雪貞紅了臉罵道：「不得好死的苛薄鬼。」珩堅也紅了臉說：「我把你這個討人厭的貧嘴，撕下來給狗子吃。」說著，就要去撕，素秋笑著，一溜煙避開，蓮因道：「這個明主可是王英？」秀蘭道：「是。」只見燕卿走過來，笑不可仰說道：「你們使促狹罵人，把個水晶卵脬做謎，必定是凡奉者當心了。」碧霄、韻蘭聽見了笑道：「真個太苛薄，想也想得好。」佩纓因問雪貞、莊奶奶今日何故不來，雪貞道：「哥哥今日不大舒服，昨夜犯一個寒熱。知三在任上寄信來，要請哥哥去看縣試卷子，須回復他。二哥又去鄉試，因此不得來了。」只聽幼青道：「只個百川歸作一江流，可是素秋奶奶的貴姓？」珊寶笑道：「是凡猜著的都給花紅。」素秋道：「這個草色遙看恐怕是空青。」舜華笑道：「不差，我也要說出來了。」碧霄道：「信字可是人有言三字？」珊寶方在答應，只聽柔仙叫道：「火燒赤壁，不過滿江紅了，再要別的也猜不出來。」秀蘭笑道：「滿江紅果然好，只是我們的謎底並非滿江紅，比這個還要深些。你們拘著謎面想去，總是不得好的。」珊寶把秀蘭瞪了一

眼，嘴一努，說道：「你這麼說，明明是告訴他了。」秀蘭笑了，佩纒也在那裡想，想不出，說道：「就剩這個，難道我們這班天上的花神仙姑孀不成？」韻蘭、湘君也都想這個謎好一回，湘君笑道：「有了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你莫說，可是五個字，當中有個齋字的麼？」湘君道：「不差，底下有個力字。」秀蘭笑道：「被你們猜著了。」萱宜笑道：「到底什麼五個字呢？」韻蘭笑道：「東風齊著力。」眾人拍掌叫絕，說：「虧你們心思想到。」萱宜笑道：「比剛才我猜的詩字更好呢。」只見燕卿又上去貼了一條處女看春宮的謎面，打詩經一句，月仙羞他道：「這是老燈謎呢，他日我如此必當異味。」燕卿笑道：「我恰不是這個，是打詩經呢。」那邊萱宜看了一回，因大笑道：「林姑娘促狹極了。」月仙問：「究竟猜著沒有？」萱宜笑道：「什麼不猜著，他是中心癢癢一句。」眾人大家笑道：「丟臉燈謎，殊傷雅道，虧他還做出來！」此時燈謎完畢，珊寶秀蘭命排上席，又送了幾樣精緻的菜蔬到兩位太太那裡。中席是珩堅、凌霄、柔仙、月仙、佩纒、幼青六人，秀蘭陪著。東席是素秋、雙瓊、雪貞、素雯、蓮因、萱宜六人，珊寶陪著。西席是碧霄、燕卿、文玉、湘君、韻蘭五人，月紅、俊官陪著。坐定後，大家飲酒清談。俊官道：「向來我們相聚，都是佩纒姐姐司令，今兒我們兩人也來學著，倘有不到之處，還求佩姊姊指教。」佩纒笑道：「我只教你們不許通文。」雙瓊道：「你們今日有什麼新令？我要請教。」月仙因命小丫頭取到一個令筒，內有牙籌幾十枝，因說道：「這個籌上是美人名令，行到這人，便掣一枝，看是何名，就把這個名集成語兩句，將美人名分嵌在裡頭，兩個字當在句中並列的。不能者飲一大杯，不好者一小杯，好者免飲交令。」珩堅道：「倒也別緻。」俊官先起令道：「大家各飲一杯令酒再說。」於是大家飲了。俊官請幼芳監東席，請舜華監中席，這時月色極明，韻蘭命把筵外的燈一律吹滅，只留屋裡幾處煤氣燈。外邊借著月光，把筵席移出些，雙瓊道：「隔岸流杯事上，若有八音細樂吹唱，從一片水上渡過來，那更好了。」柔仙道：「這也容易，到園外去叫一班小堂名來，叫他專弄絲竹，唱清調，不唱曲文。」素秋、珩堅道：「時候不早了，知道肯來不肯來。」韻蘭道：「有什麼不肯來？」佩纒道：「聽得老桂喜班裡子弟最多，就去叫來。」俊官且不行令，便去寫了字條，找人喚去了。這裡俊官乾了一杯，先自開令。掣了一枝，是薛夜來，便道：「畫樓春暖笙歌夜，客有可人期不來。」交令，佩纒笑道：「那個容易。」當時韻蘭接令，掣了杜蘭香，便道：「石根蘭芷春無價，鳳尾香羅薄幾重。」文玉掣得江彩蘋，便道：「荷芰因時彩，這是梅堯臣的詩；下句是晴光轉綠蘋；碧霄掣得吳彩鸞，便道：「彩雲散去人何在，鸞鶴翩翩下九霄。」湘君把他看一眼，碧霄也不理會得，湘君掣得萬綠珠，便道：「柳帶似眉全展綠，小荷翻露已成珠。」燕卿掣了南威，威字想不出來，只得飲了。月仙掣的風，字也少，月仙不服，又掣了一枝是綠珠，便道：「庭草無人隨意綠，月點波心一顆珠。」輪到中席，素秋掣著樊素，樊字也想不出，喝了一杯。雪貞掣著金史上的張鳳奴，便道：「落筆縱橫飛小鳳，長鬚僅有玉川奴。」雙瓊掣得霍小玉，便道：「偶思小飲報花開，凍合玉樓寒起粟。」珩堅道：「下句仄聲不順，且粟字句在《隨園詩話》上，要罰一杯。」雙瓊道：「我重說，是小院門閒鶯自語，是王韋的詩，下句是玉樓天半起笙歌。」珊寶掣著小紅，便道：「謝公最小偏憐女，塗抹新紅上海棠。」萱宜掣的是飛燕，便道：「梨雲滿地飛晴雪，芹草泥香燕補巢。」素雯不掣，喝一杯。蓮因掣著一枝是楊玉環，便道：「臂玉香浮光致致，搖環動佩出層城。」韻蘭、珊寶、萱宜看著蓮因只是笑，還替他點頭。蓮因笑道：「你們道我說差麼？下句是蘇東坡的呢。」珊寶道：「上句呢？」佩纒道：「好似很熟。」蓮因方悟過來，是秋鶴贈他的本事詩，臉上登時紅起來。珊寶恐他不好意思，把別的話說，一面交令。到東席上，請珩堅掣著。珩堅掣得洛神，便道：「尋嵩方抵洛，下筆如有神。」幼青掣得小蠻，便道：「酒醒夢回銀燭小，夕陽依舊舞腰蠻。」這時候小唱班都來了，玉憐命他到流杯亭吹唱去，不許點燈。佩纒掣得謝小娥，便道：「桂影樓窗燈影小，白雲明月弔湘娥。」舜華聽了，便斟著一杯酒送過去，笑說道：「該死！把我家姑娘的名字都說出來了，還不吉利，這杯酒你願罰不願罰？」眾人都說道：「真該罰！」佩纒道：「我並不說君字，怎麼罰我？」燕卿笑道：「他起初住在寶樹衛衛，本名湘娥呢。」佩纒連忙告罪，只得飲了一杯。湘君一笑，也過去了。秀蘭掣一枝小青，便道：「風搖柳眼開煙小，山向吾曹分外青。」舜華掣了鄭旦，不能說，飲了一杯。凌霄也飲了一杯。柔仙掣著吳絳仙，便道：「暫逐虎身臨故絳，月明橋上看神仙。」於是收令，吃飯，洗臉，盥漱，散坐。只聽對面一派絲弦笙笛之聲，渡水而至，冷然悄然，心志收攝。看那一輪皓月，好比明珠一顆，掛在天空，湖蕩中一波不驚，將這個月珠兒倒浸。眾人有到對面去遊玩的，有憑欄玩月的，有並坐清談的。惟珩堅、雙瓊同著秋鶴、蓮民在彩蓮船裡測算月亮，每一分鐘走多少路。將到半夜，韻蘭命把香條做成的月殿香斗，昇到延秋榭來，點著兩枝巨蠟，供著月餅、菱藕、白果、栗子等物。大家來齊拜月宮，每人磕了幾個頭，直至二點餘鐘，打發一班小唱班回去，方才各散。蓮因且不去，跟著秀蘭到寒碧莊，蓮民因今日中秋要與素仙團圓，也同柔仙去了。這裡秋鶴一個人在彩蓮船裡，憑了一回欄，丁兒已睡著了。秋鶴正想安睡，忽伴警來說姑娘立等叫你去，秋鶴不敢停留，只得跟了伴警便走，把門帶上了。外國鎖並不鎖好，走過珊寶房門，只聽珊寶問道：「是誰？」伴警道：「姑娘叫韓老爺呢。」珊寶道：「我正要叫他，你先去，我就叫他來。」伴警只得先走。秋鶴走進珊寶房裡，小丫頭有打盹的，有睡的，房裡只有珊寶一個人，阿靚、玉憐督著老媽子收拾器皿。秋鶴進去，笑問姑娘有何事。珊寶只顧洗手不理他，一回子洗好指手，呆呆的想著，方笑說道：「你去罷，明兒晚上再找你，你明兒晚上等著，不用走開。」秋鶴便笑嘻嘻的去了。到了幽貞館，韻蘭坐著，正在燈下看擬的花神廟碑文呢。見秋鶴來了，說道：「這個還須斟酌斟酌，不必把花名嵌在裡頭，一則小樣，二則吃力不討好。就是後一段也要空靈些，況且我們現在都是未死的人，與神道設教者不同。那個感應靈賦話頭皆用不著，只好說上蒼鍾毓，人秉清靈，若把這個有求必應的意思說到我們身上來，就不配了。剛才佩纒說土木都已完工，金漆也即日可以告竣了，立等這個碑記你今拿回去，須趕緊潤色好了，十八我要趕緊寫呢。」秋鶴諾諾連聲的答應，就把這個稿子懷了。韻蘭看旁邊沒人，又笑道：「這兩天大家忙，我有一件事沒告訴你，你也沒替我料理，我同你到樓上去。」說著攜了秋鶴的手到春影樓來，吩咐伴警等在樓下，佩纒、舜月、侍紅都去睡罷。二人到樓上好久，秋鶴方下樓來，一逕去了。走上斜橋，見西首柳堤邊似有一個人行動，秋鶴便問是誰，只見這個人笑道：「你認不得的。」一聽恰是蓮因，說道：「兩點鐘了，妹妹還沒回去麼？夜深了，人都睡了，蓮民又在桐華院，你來坐一回談談，你現從那裡來？」蓮因道：「在寒碧莊坐了許久，時候也不早了，我要緊回去。」秋鶴笑道：「你來，我有好東西給你看。」說著，蓮因走得已近，秋鶴走過去一把將衣袖拉住，蓮因道：「你不用拉扯，到底什麼東西？」秋鶴道：「就是花神廟的碑記。」蓮因笑道：「脫稿了麼？同你去，我來看看，到底好不好？」說著，同過了斜橋，輕輕走著，到彩蓮船後樓來。秋鶴別了燈，另點一枝洋蠟。蓮因笑道：「你住在此地許久，我這個地方，連如今來了第二次。」一面說，一面便去坐在秋鶴的榻上。秋鶴把稿子在懷裡取出來，放在桌子上，蓮因道：「你照了燈，拿到這裡來我看。」秋鶴便去交給蓮因，自己真個照了燈，蓮因就坐在榻上看。秋鶴握著蓮因的手，覺得冰冷，因笑道：「妹妹不多穿些衣服。」蓮因看了第一段，說：「也不見得出色，你須好好去改了，我再來看，取去罷，這回我沒心緒呢。」秋鶴便去接了，仍舊放好，回轉頭來。看蓮因兩頰飛紅，抬身要走。秋鶴拉住笑道：「鼠子動矣，我還有話說呢。」看官，作書的到這個地方，最難下筆，既不便說秋鶴要留，又不能說蓮因肯留，仔細一想，還是叫他去罷。不知老店新開，兩人願意不願意。到得蓮因出去，已是三點多鐘，秋鶴執手依依送了出來。珊寶正要睡，覺聽得腳步之聲，在樓窗上一望，前走的不甚清楚，恰是光著頭的，珊寶是和氣有忍耐的人，本來要叫秋鶴，這回倒不言了。自到牀上睡覺不題。

次日，秋鶴把碑文改了半天，恭楷贍正。午後，再送到幽貞館來，笑說道：「現今請看，好用不好用？再要改我也江郎才盡了。」說著，交給韻蘭。韻蘭笑道：「你昨晚回去好不好？」秋鶴搖頭笑道：「你只看這篇改得好不好，須肚子裡平日醞釀些好東西，方有這等錦心繡口呢。」韻蘭笑著羞他道：「不害臊！虧你自己贊，只怕錦繡其中，糟粕其外呢。」秋鶴也笑了。韻蘭便把碑文展在桌子上看道：

綺香園者，畹香汪女史之新居，都督烏公之別業也。裴晉綠野，小姑青溪，蘇姬之宅臨湖，平仲之家近市，環山一角，買費腰纏，闢地三弓，開貽手澤。其中亭台妥帖，水木清華，排幽勝而棲楹，達迴環而互檻，養海天之花鳥。春詠秋陶，羅閭闔之霓裳，鶯雛燕瘦。一林瑤草，五色瓊枝，尊徽號於香玉，貯可人於金谷。則有汝南碧玉，大歷紅綃，居洛下而多愁。等甘陵之下謫，西江

蘆獲，感綺歲以飄零。東海蘭芝，本良家之種子，凡青奴劍膽，卓女琴心，衛鑠之格簪花，道蘊之才詠絮。盧媚娘經翻玉笈，揮悅空王，張靜婉歌入銀箏，魂迷蕩子，均是埃光膩理，寶月祥雲，雪藕腕以玲瓏，走珠盤而宛轉。蘭因絮果，前生注定情天，鳳靡鸞化，此日重逢劫海，是合授蕊宮之職，膺香國之司，列茗玉於仙曹，擢杜秋於上第。一雙翠羽，化成菩薩之身，萬億優雲，齊現女郎之貌。

韻蘭拍著桌子道：「神化工致，這等文章，有目共賞了。墜碑一節，怎麼序呢？」又看道：

所可異者，元穹應象，大造鍾靈。上方垂蝌蚪之文，下界是鴛鴦之隊。天開石墮，誰攜碧落貞珉。電掣颺馳，驚下紫雲寶誥。某年中秋之夕，天墜一碑，名曰斷腸，上列花名，下排姓氏，機緘洩露，主輔分明。凡得二十七人，譬之弄玉當年，曾依瓊葉，曼卿再世，許主笑蓉。

韻蘭笑道：「還敘得明晰。」秋鶴道：「你再看。」韻蘭又念云：

因夙住夫羅清，遂上通夫樞宰，於是廣寫募緣之牒，先捐布地之金，潑法雨而構華嚴。居然娃館，團銀沙而成色相，總是仙妝。季秋某日，祠工告成，辱征手記於賓僚，敢貢心香於花主。竊惟妙蓮散彩，開色界於諸天，群豔爭春，覆慈雲於大地。多情風月，本待平章。終古山河，均須藻繪。是以神霄清淨，遊戲天魔，只衛莊嚴，橫陳迦葉。幻樓台之金碧，門顏色於豐昌。氣溢施檀，香回寶樹，而沉鴻興廣大，鼇極繁華。探萬象之生機，秉一元而毓秀，陽銘渾噩，且開富媪之爐。組織胚胎，要借坤貞之軸。則夫經營香政，牢合情田，本媧媧煉石之心，咒寶勝轉輪之鉢。散相思於紅豆，西子承恩。展春笑於青山，東風著力。

韻蘭笑道：「這個一段總說尤覺縹緲空靈，倒不可少的，你原稿上沒得這一段。」秋鶴道：「你叫我改，我加進去的。恐怕不妥，你還得改改。」韻蘭道：「好極了！不用改。」因再念云：

盧年四序，妙長養而無方，■領群仙，驗化生而不可。

韻蘭道：「群仙改群芳好。」因又念道：

開防命薄，落患愁深，有不資仙女之栽培，美人之覆幬乎。

韻蘭道：「好句可貯錦囊，下邊怎麼接呢？」又念道：

論者謂貞淫奪位，貴賤同宮，縱搓酥摘粉之徒勞。恐寵柳嬌花其無當，不知女凡苟合，本是仙材。鄭衛不刪，方稱詩教，如來私於法，喜太白竊乎梁清，■蘭之枝葉皆馨，芝醴之根源何擇。

韻蘭道：「這一段更好！必須如此，方免僞父議論。我們出身薄賤，安能做到花神？況且還有許多奶奶小姐們在裡頭，我倒占了第一位，知道的還好，有一種輕嘴薄舌不得好死的恐怕還要污穢，編派我們許多不是。」秋鶴道：「這段專為你們開脫呢，他們看了這段，就使還要言不由衷的議論，只好算他狂吠了。」說著，佩纓也走過來，看了笑道：「做得倒算工致的了。」秋鶴笑道：「不妥的地方，請姐姐改改。」佩纓笑道：「搓酥摘粉可改珠聯璧合，太白竊乎梁清句下，似乎還宜加上一聯，以求充暢醒豁。」秋鶴笑道：「請姐姐替我加下去。」佩纓笑道：「將來我們姑娘送你潤筆，我要分呢。」秋鶴笑道：「罷罷！那裡潤得到筆上，少受了些。」說到這裡，韻蘭微微笑著，瞅了一眼，秋鶴便不說了。佩纓道：「我有一聯念給你們聽，好不好？」因道：

試觀廣愛天中，玉女與摩登並隊；武梁畫裡，秋妻偕萊母齊名。

韻蘭笑道：「下句不是用祠堂典麼？」秋鶴笑道：「好極！便加進去罷。」韻蘭便取筆醮墨把四句寫了進去，又讀下文道：

但求報最，合慶登庸，今者聚豔圖開，散香檝下。娟娟比芻，膺綠章婉婉之封，粥粥群雌，是香界清華之選。但願楊枝不老，桃葉恒春，有情共住於長生，好色相期於無恙。留貽明德，風流永感馨香。珍重芳姿，墮落須防藩囿。

韻蘭道：「甚好，也不必改了。昨兒我想請朱叔獻寫，恐怕往來又耽擱日子，你就去送交秀蘭寫了罷。」秋鶴答應著，懷了稿子就走。韻蘭叫回來道：「你莫忙，這個碑樣大小，你還得把尺寸量好了交給他，算准了字數，打個格兒，恐怕他這款式還沒知道。你也得同蓮民商議商議，明兒再交去。他寫的時候，你在旁邊看好了。」秋鶴道：「這個我已知道，還用主人吩咐麼？」說著，就走了。韻蘭方欲去看碧霄，商議送陽道台進衙門的搬場禮，忽然小丫頭子來報說老爺同蔣老爺來。韻蘭慌忙出迎。二人已走進來了，原來這位姓嚴的，字亦千，浙江嘉善縣舉人。姓蔣的字伯凡，大興縣的進士，向在天津認識的。韻蘭初到上海，恐怕人數太雜，定了相見章程，後來大家已知道他不容易接見，差不多兒的就也不想這個天鵝肉。況此時韻蘭早已閉門謝客，就是送他助妝銀兩，雖有極熟之客帶領，也不肯了，所以省了無數的應酬。連這個送詩贈洋的規矩也革除了，所有來的都是以前知己的熟人，就是珊寶、湘君、秀蘭、文玉、凌霄各人也是不見生客。月仙因養病搬了出去，只走小香一人，其餘都不接見，不過月紅酬應而已。

聞文少敘，恰說當時韻蘭接了二人進去，亦平是小蘭的相好，所以小蘭也走了出來，大家坐了喝茶。伯凡笑道：「連日少暇，未見致賀，聞得花神祠告成了，你們眾位花神，不知何日入祠？我們打諺要來送送看熱鬧呢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你莫要心急，也不肯饒過你，現在花神像尚未全好，擺飾器用都沒配齊，有了日期，我自然有帖柬兒來請你們賞光。」亦於笑道：「你不要廝瞞著，眾位花仙開光入座，我們要想來拈香呢。」小蘭笑道：「你拈香要三跪九叩呢。」韻蘭笑道：「爺們拈香，也不敢當，倘然肯來賞光，我就要募化你們殿上捐捨兩對錫蠟台，願意不願意？」亦平笑道：「殿上應該一副，怎麼要兩副呢？」小蘭道：「當中已有人助了一對，東首立的是金童，西首立的是玉女，各人手中托著一片荷葉，葉上一枝銅簽釘，共有四尺多高呢，你們只要兩邊的兩副了。」伯凡笑道：「阿呀，好獅子大開口，就是這兩副，若照金童玉女一樣，價值也不小了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你們也不用去費心了，每人捐助四百兩，我來替你們辦罷。現在文玉的客人陳姓，燕卿的客人陸姓，秀蘭的客人屠姓，珊寶的客人屠姓、林姓，前碧霄的客人郭姓，大家也捐助二百兩，我們打諺要去辦八仙蠟台。數日前有一位廣東客人說，有一個會館裡有全副八仙錫蠟台，要售賣，大約六百元可以得了。」亦平笑道：「你們這麼大局面，恐怕還少一個桌面的祭器。」韻蘭道：「我已叫人製造銀器皿了。」亦平笑道：「銀的就俗，最好是白玉翡翠的，你們要辦不要辦？」韻蘭笑道：「你知道誰有這個東西麼？」亦平道：「你莫問誰有，你倘要辦，我就同你去辦。」韻蘭道：「不知有幾件，該價若干呢？果然價廉物美，合用的，我就辦了。只怕價太貴，不容易得。」亦平道：「這副祭器，是一個宰相人家的，因犯了失機的事，抄了家，把這副祭器寄存在親戚家，不好出場，現在情願減價送人。本來最少要賣三萬兩銀子，一時不得買主。如今他情願半價送人，不過要辦便去交易，否則恐怕他人得了去。事也湊巧，我適有一幅清帳在此，你看了便知道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在身邊賬頁裡取出賬來，原來是一扣梅紅摺子，韻蘭看時，上寫著：

翠玉器全副清帳計開

白玉八寸供碗二十四只連寶石座

白玉高腳果盆個二只連碧玉座

碧玉高腳小果碟十二只連瑪瑙座

碧玉五寸小供碗二十四只連瑪瑙座

白玉爵杯九只

翠玉茶杯連蓋二十八套白玉托

翠玉供杯二十八只赤金嵌鑲寶石托

珊瑚供箸二十八對

計共八件寶銀三萬兩

韻蘭笑道：「好重價，就是萬五千金也難置辦。」亦平笑道：「經手人還有九扣呢，我一千五百兩不要你們，但給我一萬三千五百兩，我明兒先叫他送幾件來給你看。」韻蘭笑道：「東西必定是好的，不用看了，但造成這個祠，連固本經費已化了許多銀子，我也報銷不來，那裡還能出這個重價？二位既然有心，我這裡送你七千金，其餘替我募化三千金，還借我三千五百金，在兩年

裡頭料理還你，不信，我寫個紙券給你，把這綺香園為質。」亦平笑道：「你倒自在，索性要我們籌措起來了。」韻蘭笑道：「要辦這個，有什麼計較呢？」伯凡道：「我有一個計較，要我們募化幾千金，殊不容易，你給我們萬金，我兩個人捐助一千五百金，還有二千也是我們來借給你，不過一年裡頭是要償還的，你道好不好？」亦平笑道：「罷罷，闔老官，你又要兜攬這個好買賣了。」韻蘭笑道：「這麼著，便是一言為定。你們明兒把這東西送來，我們總得要過眼的。若果合意，就給萬金，你們助千五百金，再替墊借二千金，准一年後還清，但是不給利呢。」亦平笑道：「你到底要占幾許便宜，天下有沒利息的債麼？你要免利，也要我們情願。」韻蘭笑道：「我不占你們的光，你們何必到這裡來呢？你們要利，也要我情願，高興就給些，不高興連本都吞沒了。」亦平笑道：「你有了契券，不怕你不還。」小蘭接口道：「不交你契券。」亦平笑道：「沒憑據不借。」伯凡笑道：「你們不用爭，韻蘭把契券同萬金都預備了，明兒我們打發人把東西送來，你們看就是了。」亦平方欲接言，只見侍紅走來，回湘姑娘在彩虹樓打發柔兒妹妹來請姑娘去有話說。韻蘭道：「我本來要去，你同柔兒說叫他先回去，等一回我就來，這裡有客呢。」侍紅答應著去了。伯凡道：「你有要事，我們坐一回就去罷。」亦平笑道：「理他呢，我們只管玩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人家給你面孔，難道你們在這裡，我不好去麼？不過要想你們的銀子，不好意思慢客就是了。」小蘭道：「你們要吃什麼點心？我來安排些。」亦平笑道：「饅頭一對，火腿粽兩只，水餃兒一個。」小蘭笑道：「放心，你們辦妥了，總有請你們吃的時候。」亦平笑道：「你的東西，我也吃厭了。」伯凡笑道：「他們現在都是花神了，你還說這話，可稱唐突西施。」亦平笑道：「我不過說說罷了，難道當真要吃？」韻蘭笑道：「不要混訛了，到底要吃什麼？」伯凡於是點了新鮮芡粥、荷葉羹、菱粉糕、油炸雞肉卷四樣。韻蘭便命廚房裡去安排，又多做兩碗芡粥，送到彩蓮船去。一回子四樣點心送了來，又備了八個小碟子，兩大杯桂花燒。大家用了，又把這副供器講定了，二人方起身回去。韻蘭便獨自一人到彩虹樓來，此時顧大人已到靜安寺去了。素秋、碧霄、湘君迎了出來。燕卿也在那裡，彼此坐定，湘君道：「我請你來，為陽府送禮的事，我們四家公送了罷，你意下如何？」韻蘭道：「我也打諒公送，你們要送什麼呢？」碧霄道：「我們奶奶說本來我們是親戚，不能和人家合送的。現在太太已命先送一副親戚的禮，還恐嫌薄，所以要送一班戲，但是外邊爺們已有官場送了三天戲了，各房書辦也送一天戲，我們要想送一班小戲衣在裡頭唱，給太太們看的。程太太是愛看女兒班的，那日我們園裡棠眠小筑唱的江西班極好。戲價不過二十四元，就連賞錢也不過三十元，總夠了，其餘再送八樣禮物，大約每份共十四元總夠了。你道好不好？」韻蘭笑道：「很妥，我交托你罷，該派若干，你來算，我不費心了。」湘君、燕卿大喜，當場便議定了。韻蘭因說起亦平代辦供器的事，順便說道：「明兒先要安排二千金，除各人捐助千三百金外，還少七百，公款又是不多，須防入祠時一切費用，不能開支。我只得暫且墊付，俟有人捐助下來，我再收還。」碧霄笑道：「論理你做了百花總主，應當獨墊，但看你造這個所在，私下墊得也不少了，這回子狗大尾巴尖的要體面，想出這個來，我們再要你操這個心，也覺不忍。我有一千五百金借出去的私款，因這個舖子倒賬，追回了一千三百金昨兒方才送來，你且拿去用了罷。」素秋道：「我也加助一千金。」燕卿道：「我也再助四百元。」韻蘭笑著，連忙起身告謝，說：「諸佛菩薩如此慈悲，真是無量功德。」湘君笑道：「我沒得多助，送你二百元。前日有個客人來，我請他捐助千金，他許了五百金，說明日送來。倘然送來了，我就交來，不送來，我去催他。」韻蘭笑道：「更好，我不用費心了，但是大蠟台只有一副，這會館裡的八仙蠟台總要去辦來才是。」碧霄笑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我也不能再替你設法了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你們放心，我總要去辦來，到入座這日，包管辦理得妥妥帖帖，不過現在你們樂助的幾時送來？」湘君笑道：「你看他老奸巨猾，我們許了他，就逼著要了。」韻蘭著急道：「你說我奸，叫我怎麼樣打點呢？」碧霄、素秋笑道：「莫急，等東西送來了，買定了，你來知照一聲，我們大家來看，就把許你的帶來，湘姑娘今日也去把客人這捐款催催。」韻蘭道：「這個還好。」說著，忽然侍紅來說：「韻香館新來一位姓龔的客人，要見姑娘，打發人來請呢。」韻蘭聽了，起身便去，那客人也是闊少，韻蘭就請素雯向他捐了六百金。

到了次日，亦平、伯凡督著人把供器送來。韻蘭便差人知照碧霄、素秋、燕卿、湘君等來看，大家合意，便買了下來。把款項先付一萬，亦平就去了。停了幾天，子虛搬進衙門，韻蘭等到了第三天，方進署中賀喜，鬧了一天。光陰迅速，祠中捏像金漆一律告成。韻蘭去驗過了，便給信到衙門裡去，請子虛擇日，以便眾美人生像入座。裡頭先供了三位太太長生祿位，子虛就擇定九月十四入座。初四日，蓮因先搬進去，萱宜一同住著。初七日，秋鶴接到治秋七月初三的信，說軍務一節，現因天氣酷熱，尚未開仗，敵軍水師戰船五十七艘，巡弋海面，勢頗猛厲，陸軍亦有十餘萬，我軍日夜提防，非出奇不能制勝。且內地奸民甚多，往往為敵軍賄餌，大局危險，惟有竭盡愚忠，以死報國而已。近蒙大帥專折保舉弟，賞給二品頂戴，吾哥大約早有知聞，家中遷回一節，請老哥代為主張。與家慈妥商，能年內即回最好云云。秋鶴得信後，連忙到彩虹樓賀喜，便商量回去的事。這幾日來，顧夫人身子不好，欲於十一月搬回。秋鶴也只得答應。於是別了回來，到幽貞館，把這件事告訴韻蘭。韻蘭道：「我聽太太風裡言風裡語，未必肯搬回寶應，不過治秋同素奶奶要想回去罷了，你再看罷。碧丫頭是不能做主的，但是他同我說過，就是回寶應去，還得常到上海來呢。」正說著，忽蓮因同著一位遠方來的姑娘進來，秋鶴連忙退出去了。韻蘭笑著起身迎接，細細一看，笑道：「原來是姐姐。」未知何人，作者姑停筆一回，再容細表。